



话渔·画渔 (149)

## 夹索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知道夹索的恐怕没几个人,不如直说了吧。夹索是一种摸鱼的方法,像所有的“鱼索”一样,索只是一根绳子而已,本身并不具备直接捕鱼的功能,而是惊扰鱼、驱赶鱼、拦截鱼,然后借助其他渔具如抄网、鱼罩等将鱼获取。不过,这个夹索有点另类,尽管也有驱鱼之效,但方式却是以索“夹”击,最终要靠双手摸鱼。

那夹索如何制作呢?准备一根长长的粗麻绳,或是自己绞的稻草绳也行,十几米几十米不等,可长可短,具体要看在哪片水域使用。粗绳中间每隔半米系一根尺把长的细绳,细绳另一端拴上砖头石块,两头再扣上一段引绳。这夹索就算做好了,不同之处是比别的鱼索多了好些坠坠物。

小时候看大人摆弄这些玩意,怎么也弄不明白干啥用,直到看了现场操作,才约莫知道个大概。那是暑假快结束的一天午后,听说大人要用它捕鱼了,我们几个小伙伴也想跟着去看,大人不让,说船太小,要看就到西大圩去。小船已坐了七八个人,船帮都快挨着水了,确实坐不下。可西大圩离村三四里呢,我们几个撒腿就跑,生怕去晚了赶不上。一到西大圩,正看见他们的船停在离岸十几米处,一人慢慢荡着桨,一人缓缓将夹索放入水中。等放完了,船划到圩堤下,上来两个人,分开两边牵起引绳,让夹索缓缓向岸边靠

拢,如拉网一般。船又划到夹索外侧,下水三四个人,手上抓着木板或竹竿,奋力拍打水面。夹索经过之后,腾起一道道弧形的浑水。当夹索呈包围状快要拉到岸边时,其他人则跳进包围圈里,接着拉索的也下河了,拍水的也跨进来了。他们只做一件事——摸鱼,同样呈包围状向岸边摸去。随即有人摸到鱼了,接二连三地有人摸到鱼了,几乎清一色的鲫鱼。有几条鲫鱼慌乱中窜到岸边,我们争着去抢,弄得一身泥水,索性裤子一脱,混进摸鱼队伍里。大人们只是笑笑,并不责怪。

这趟下来,我们跟着沾光,居然也摸了不少鱼。大人收拾夹索,不知谁冒了一句,脱裤子放屁——多此一举。想想也是,摸鱼的我们见多了,夏天直接下河,冬天穿件皮袋,大都手抓一根竹竿,沿岸边水草处一顿乱打,然后乘乱摸鱼,也有团体作战,十几个人包抄向前的,但都没有夹索摸鱼这么复杂,不是多此一举又是什么呢?

不过,夹索好像专为捕捉鲫鱼而设计,很少见到摸到别的鱼,不像冬天里,找个菰草塘一顿搅和,什么鱼都有。也难怪,鲫鱼属底层鱼类,性格温和,喜欢在岸边河底觅食栖息,遇到惊扰也是就地躲藏,逃到别处也不会太远。

小孩总是好奇,觉得这样摸鱼挺新鲜,也就学着大人用夹索摸鱼,只是我们

选的是岸沟,也就是垛田与垛田之间的河汊,专找那种U形的只有一个出口的岸沟。几个小伙伴先把夹索放到沟口处,一边一人拉索,其他人站在夹索后面,随索前行,等夹索快到尽头了,大家一起下河摸鱼。那鲫鱼就躲在水草底下,脚印塘里,或杂物之中,偶有慌不择路的,还会钻进你的两腿间。我们张开臂膀,双手沿着河底轻轻包抄合拢,遇有鲫鱼赶紧摁住。此时的鲫鱼似乎特别老实,是原本就这般温驯,还是受了惊吓忘了反抗?

到底是孩子,拉了几次夹索,我们就嫌麻烦了,先是去掉砖头石块,直接用绳子拉,后来连绳子也不要了,干脆在沟口一齐下河,排成人墙,肩挨肩,腿挨腿,边摸鱼边赶鱼,等到了岸沟尽头,鲫鱼越聚越多,跃出水的,跳上岸的,撞到腿的,好不热闹。

前几天碰到小时的玩伴,我们又聊起当年的渔事,这么多

年过去,那个疑问还在,夹索为何“多此一举”?别的鱼索也就一条绳子,至多拴两根竹竿,便于辨别方位,哪像夹索扣上那么多砖头石块的?是不是绳子的作用仅仅把鱼惊起,砖头石块掀起的大团浑水,还有拍打水面的声响,让鱼感觉到更大的危险,不至于往绳后逃脱,而迫使它们逃到摸鱼人希望的地方?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。



二十四节令之二十四

## 谷雨

□夏红卫

风打个喷嚏,  
花儿便落了。  
记得那个下雨天,  
感念那个讲故事的人。

《诗经》云:习习谷风,以阴以雨。天上有乱云,浅灰色。雨丝不紧不慢地飘,三四天了。雨丝有多大?牛毛大。那牛毛又有多大了?在雨中玩耍,无非头发有些潮,想打湿衣服很难。

“牛毛”这东西在乡村可是个玄乎物啊,众说纷纭。李先生形容“九牛一毛”,说牛毛不值钱,连根针线都换不到。可大伯说人生处世要讲个理,有理牵走老牛不要钱,无理拔根牛毛会拼命。“牛毛”到底重不重要,成年人的世界永远说不清。

下雨的日子,教室昏暗,上课迷迷糊糊,昏昏欲睡,时间好似停止。放学的路上,我总不由自主地喜欢歪头,斜视着天空,幻想着满世界落牛毛会是个什么景象?“大扁头”背后取笑我,夏小满得了斜头病,走路不得正样。巷子里斜头走路的还有芦花鸡,走路不走直线,头一愣一愣,也不得正样。

“大扁头”屋后的小树林,洋槐和苦楝树们长势非常旺,湿气重,阴森森的。柳絮乱飞,让人顿生鸡皮疙瘩的感觉,背后冰凉。一个人在树林里捏紧拳头,我发誓如果碰到“大扁头”,定如恶狗般扑上去。算他命大。

电视里说,人只要活在江湖,就会拥有朋友和敌人。可人世间,哪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。多年后的小县城,一段时间我常跟“大扁头”对饮,难兄难弟喝得糊里糊涂。

爷爷蹲于屋檐下,慢条斯理地抽烟。烟成团,散得慢。他用右手在空气中抓了一把,放鼻子底下嗅嗅,咂咂嘴,好像逮着什么好吃的东西,很舒服的模样。自言

自语,明天该泡稻种了。我也张开双手乱抓一阵,什么也没有。舔舔手心,咸汗味。

养儿留根,种地留种。饱满的稻谷种子,金黄金黄的,小心翼翼地装入蛇皮袋。扎紧口袋,绳索一头系在水泥船船沿。蛇皮袋像头小猪,“扑通”一声沉入水中。水里可不是一头小猪呢,很多头。

小猪们在春水温暖的怀抱,游啊游。游累了,半沉半浮。乡亲们欢心,比捞起一群游泳的鱼欢心。每年都有顽皮的小猪,乘着夜色游得不见踪迹。

种子长出一个一个小芽,宛如一张张小嘴,可爱极了。种子坚硬,它是如何破壳,如何冒出嫩芽,也许只有种子自己知道。

种子坚强,光阴之中它用耐心和执著,演绎着适者生存的信仰。种子是神灵,撒向平整肥沃的秧田,它们开始改变着世界,延续着生命。曾有人问,希望是什么样的色彩?我理直气壮地说,像稻谷一样的金黄。

谷雨前后,粉根整日整日呆在园田里不肯回家。有好事者跟他打趣,粉根啊,粉根啊,你别园田忙得凶,你把家里的田也要盘盘。粉根像没得耳朵似的,不答理。但他的园田确实好看,一垄垄一行行,横平竖直,如同我们写数学作业的本子。泥土松软湿润,被他一遍一遍地翻耕耘土,弥漫着淡淡的鸡屎味。

顶斗笠,披雨衣,粉根握一柄小锹,翘着兰花指,刨着小坑。把瓜种豆种“点”人,细心覆盖层薄土。水瓜、菜瓜、扁豆、豇豆……各式各样的种子,好多我们见也没见过。这些种子在粉根眼里全是宝,精挑细选的宝。粉根的种子值钱了,一粒难求,据传从不让粉根嫂沾手。说女人的手阴气重,一不小心会伤了种子。

粉根瘦了许多,小肚子明显有肉,扭着圆滚滚的屁股,站在村口的大路旁,

声音有点急躁,粉根粉根回家吃中饭,下晚再摸啊!

打水机塘里有鱼,我们卷起裤脚摸鱼。瓜爹爹田里瓜多,我们匍匐前行摸瓜。挑糖担厚布袋内的彩色玻璃球,我们眼睛一闭摸彩。摸,在乡村是个感情色彩丰富的动词。

粉根园田除了土,他成天摸什么呢?我们不解。粉根摇头晃脑地解说,谷雨前后一场雨,胜过秀才中了举,泥土是门深奥的学问,孺子不懂乎。我们怀疑粉根前世肯定是个穷秀才,只会“盘园田”的秀才,喜欢摸作的秀才。

学生们你追我打,嘻嘻哈哈背着书包上下午学了,粉根还没吃中饭。他头抬也不抬,神圣又虔诚地刨坑,丢种子。有时两三粒,有时四五粒,好像在绣花,多一针少一线都行不通,胜券在握的样子。他哪像在种种子,是在种下一个个希望,一个个梦。

“鼻涕小”们闲不着,在吵架,用嘴巴吵,没急到动手的程度。“鼻涕小”头一斜,没得天上的雨,就没得河里的水。要喝水,下河口挑。

雨是天上的,雨是公家的,又不是你家的。我等我的,你管不着。有人反驳。(原来有人头仰朝天,张嘴等雨。)

偷懒的人就不是好人。

你才不是好人。

“叮”“叮”“叮”上课的预备铃响起,“鼻涕小”们个个拍拍屁股,撒开脚往学校直奔。

没有播种和耕耘,哪谈收获和丰收,它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。不劳而获,庄上没人喜欢这个词,就连呆国庆也晓得。乡亲送碗肉饭给他,他会把碗洗得干干净净地送回。屁颠屁颠主动要帮干活,哪有他做的活计啊。最后他实在没办法,等你外出守在你家门口坐半天,笑嘻嘻地

帮你看门口,像条忠实快乐的狗。

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三岁小孩子也懂得的道理。但当今社会上,许多人喜欢走捷径,崇拜立竿见影,宣扬所谓的成功之路。不再谈论付出多少艰苦,不再回顾经历多少磨难,忘记等待的煎熬,失去平凡的感恩。把所谓的成功不归结于自身的努力和勤奋,而热衷于追寻一些说不清的关系网、看不见的权力圈。

一个春天不忙碌播种的人,不应该有一个收获的秋天。一个虚度青春的人,不值得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。

张潮《幽梦影》中说: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……方不虚生此耳。鸪的鸣唱从天际传来,继续继续,从我们的头顶掠过。“咕咕咕——咕,咕咕咕——咕”。可能微雨的缘故,格外的婉转,长长的尾音让学校更显得空旷。它在鸣唱什么了?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,一下子涌上心中,空荡荡的。

空荡荡的还有我们的肚皮。空气中飘散着槐香,淡淡的。槐花一串串一簇簇,挂在枝头,青白色。我们一直不认为它是花,当它是果,因为它能吃。几朵槐花放入口中,有点苦有点甜,清香味。爷爷说,很久很久以前没得吃的辰光,槐花救了庄上许多人的命。

后来听到童谣:槐树椽子槐树梁,坐的凳子睡的床。春荒口粮接不上,朵朵槐花都是娘……我总会念起爷爷的故事,关于谷与雨、谦与卑、生与死的故事。

很久很久以前,有多久?也许“谷”知晓,也许“雨”知晓,但那个讲故事的人,在时光碎片之中,渐行渐远,走入很久。千年之后,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吗?百年之后,谁又记得谁?

感念怜悯众生的谷,感念厚爱万物的雨,感念生命中那些值得感念的人!